

儿童文学创作漫谈



I058/2

2049/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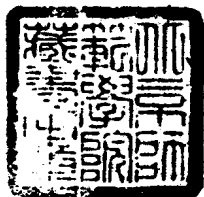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30520

儿童文学创作漫谈

《儿童文学》编辑部编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730520

儿童文学创作漫谈

《儿童文学》编辑部编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6印张 113千字

1979年7月北京第1版 197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7,000册 定价0.40元

目 次

中国儿童文学是大有希望的	茅 盾 (1)
一点希望	张天翼 (3)
谈谈发扬社会主义文艺民主问题	冯 牧 (5)
对儿童文学青年作者的希望	胡德华 (12)
儿童文学工作者的任务	
与儿童文学的特点	冰 心 (15)
谈谈外国儿童文学	叶君健 (20)
儿童文学写作浅谈	严文井 (33)
童话创作上的两个问题	金 近 (48)
组织好作者队伍	
繁荣儿童文学创作	韩作黎 (54)
写作与生活	陈登科 (62)
人物·故事·语言	胡 奇 (73)
写出感受的和相信的	王愿坚 (78)
不要放开科学	叶至善 (93)
从《小兵张嘎》谈起	徐光耀 (100)

漫谈儿童诗	柯 岩 (108)
孩子们需要什么？喜欢什么？	刘厚明 (125)
真实性·深度·闯禁区·构思	刘心武 (132)
报告文学的特点及写作技巧	理 由 (152)
少年儿童心理发展的特点	吴凤岗 (161)
后记	(186)

中国儿童文学是大有希望的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茅盾同志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会见儿童文学创作学习会全体学员时
的谈话

儿童文学最难写。试看自古至今，全世界有名的作家有多少，其中儿童文学作家却只寥寥可数的几个。

儿童文学又最重要。现在感到适合于儿童的文学性读物还是很少。七十年前，商务印书馆编译的童话如《无猫国》之类，大概有百种之多，这中间五花八门，难道都不适合于我们这时代的儿童么？何不审核一下，也许还有可以翻印的材料。

介绍科学知识的儿童读物也很重要，可是也最少。高士其同志是我国的科学知识儿童读物的创始人，现在他老了，有病，写作的困难更大了。希望后继有人。

十分需要象法布尔的《昆虫记》那样的作品。关于动物（例如益虫、益鸟、害虫、害鸟之类）的儿童读物是一个广阔天地，值得儿童文学工作者去探讨；我相信儿童们也十分欢喜看

这方面的书。

解放以后，从事儿童文学者都特别注重于作品的教育意义，而又把所谓“教育意义”者看得太狭太窄，把政治性和教育意义等同起来，于是就觉得可写的东西不多了，这真是作茧自缚。

我以为繁荣儿童文学之道，首先还是解放思想。这样才能使儿童文学园地来个百花齐放。

关于儿童文学的理论建设也要来个百家争鸣。过去对于“童心论”的批评也该以争鸣的方法进一步深入探索。要看看资产阶级学者的儿童心理学是否还有合理的核心，不要一棍子打倒。

你们是新生力量，是儿童文学的生力军，我希望你们好好努力。中国儿童文学是大有希望的。我预祝你们成功！

一点希望

张天翼

看到了你们——参加“儿童文学创作学习会”的几十位青年儿童文学创作者，我非常高兴，无限欣慰！你们朝气蓬勃、精力旺盛，是儿童文学创作可靠的新生力量，从你们身上，我感到中国儿童文学事业充满希望！

正是你们拿起笔来为孩子们写作的时候，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的历史时期！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十分关怀青少年一代的成长，支持、关心儿童文学创作，有关单位也在尽量为你们提供学习、创作的条件。现在要求于你们的，是要摆脱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种种精神枷锁，勇敢地拿起笔来，多多给孩子们创作出好作品。

根据我的写作体会，要创作出为孩子们喜爱的作品，重要的一环是要熟悉、了解孩子们，了解他们的需要，他们在成长中的各种问题，他们的思想感情、内心世界、生活情趣、爱好，以及语言、动作的特点等等。

为熟悉、了解孩子，就要深入生活。不要以为写大人才需要深入生活，搞儿童文学就可以不必，其实同样需要！在生活中，作者和孩子们的关系，不应当是创作者和材料的关系、工

作者和工作对象的关系。而应当一方面是老师，一方面象母亲，还要是朋友，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孩子们，真心实意地关心孩子们。这样，儿童的本色才可能在你面前表露出来——对孩子、对大人，作者都不要直接询问他们的思想、感情，这种作法是很笨的。你要观察到他们自己还感觉不到的、还不了解的东西。

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丰富的创作源泉，才能解决在开始创作时往往遇到的一些苦恼和问题。一般作者在开始创作时，容易注意事件和故事，以为只要故事有头有尾就行了。从故事、事件出发，容易落套，一写就会感到干巴。有时，在写作中开始注意思想、注意问题了，但又容易从思想、从问题出发，找事件、找人物。这样一写就容易概念化。只有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注意观察、了解人物，从人物出发（注意人物的思想感情、性格、心理活动、做某一件事的动机等等），这样，故事和事件就出来了。事件是跟人物走的，即使故事落套也不要紧，比如同样是写拾金不昧，为别人做好事，如果重点在写人物，那么，这个孩子和那个孩子做这件事的思想、动机是不会完全一样的。因此，同样的主题写出来也会有所不同。

也只有熟悉、了解孩子们——你的读者、服务对象，把你写的东西拿给他们看，直接听取他们的反映，你才能真正了解孩子们的需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品在孩子们中起的实际作用，他们的好恶、取舍，也是检验儿童文学作品好、坏的标准。希望你们全心全意投身到孩子们的世界中去，你们将大有作为，前程无量！

谈谈发扬社会主义文艺民主问题

冯 牧

在这次创作学习会上，许多同志谈到了有关儿童文学的任务及特点。我在这里，结合周总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谈谈发扬社会主义文艺民主的问题。对于儿童文学工作者，这也是需要明确了解的一个方面。

周总理的内容丰富的讲话，涉及到文艺工作的许多方面，特别是详尽地阐明了文艺工作的方向道路问题、按照艺术规律办事问题和发扬社会主义文艺民主问题。这篇讲话的丰富性和科学性，正如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有关文艺的精辟论著一样，是发展我国革命文艺事业、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强大的武器和指针。我们相信，我国文艺工作者将要永远从中汲取精神力量。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文献，它将极大地加强我国文艺战线的思想武装。

周总理在讲话中大声疾呼地向我们提出了文艺要“面对人民”和加强文艺民主的问题。

周总理是在总结了建国以来文艺工作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之后，才提出了要发扬社会主义文艺民主这样一个有

针对性的问题来的。建国后我国文艺工作所取得的许多经验当中的一条重要的经验是：艺术民主和政治民主永远是并存的。凡是政治上的民主生活比较健全的时候，文艺上的民主生活也就比较活跃，而我们的文艺工作和文艺创作，也就会出现一个繁荣兴旺的局面；反之，文艺就不会繁荣，甚至会走向反面。

林彪、“四人帮”在十多年间给我国文艺事业所带来的灾难性的破坏，就有力地证明了上述经验的确切性。可以断言，没有文艺民主，就没有文艺创造，就没有文艺繁荣。

周总理在号召发扬文艺民主的同时，也号召我们的文艺要面对人民，我们的文艺要成为真正的人民的文艺。这本来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的文艺只能是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文艺。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为我们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道路。在社会主义时期，周总理进一步提出：我们文艺要真正成为人民的文艺，就必须“为工农兵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人民大众服务”，就是说，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肩负着这样广阔而艰巨的任务，我们的文艺工作，如果没有一个广泛而充分的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保证和动力，想要得到繁荣发展，那是很难设想的。

要发扬文艺民主，就要按照民主的方法来领导和推动文艺工作和文艺创作的发展。这里有着一个要不要以及如何按照文艺本身的规律办事的问题。

文艺有着自己的独特规律。它的一个重要的规律是：必

须以自己的特殊手段——形象思维来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并借此达到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的思想境界和审美观念的目的。这就决定了文艺和人民之间的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文艺必须面对人民；因为它要反映人民的社会实践，反映人民迫切需要了解的生活，反映人民密切关心的我们社会生活中的尖锐问题；因为它要教育人民，激励人民，使他们警醒起来，感奋起来。人民的斗争实践有多么丰富多采，我们的文艺就应当有多么丰富多采。而这一切，都是要通过形象的手段，通过对于生活和人民的典型化的真实的描绘，而不是通过直接地、简单地说出来的思想来取得效果。这些，在文艺民主的问题没有得到充分解决的时候，都是不可能达到的。文艺民主，首先意味着文艺工作者和亿万人民群众及其斗争实践的紧密的不可分离的血肉联系。

文艺的另一个规律是：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它的特点是建立在劳动者（作家、艺术家）个人独创性的基础上的。物质产品，特别是工业产品要求严格的统一化和规格化。但是文艺创作的规格化（模式化、雷同化）却只能是作家失败的标志。工业生产可以成万次地重复生产着标准划一的产品，文艺创作却是永远也不能重复的，也是不能模仿的；它只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正如鲁迅所说，“依傍和模仿，决不能产生真艺术。”而不同风格、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也只能是这种个人独创性的不断成熟、不断积累的结果，而很少可能是任何集体劳动的结果。这就需要有足够的民主空气，充分解放思想，发挥每一个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积极性和独创性。

体现社会主义文艺民主的根本方针和办法，就是毛主席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自从“双百”方针提出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检验，已经可以证明这是一条符合我国科学文化发展规律的唯一正确的方针。但是，二十多年来，这条方针总是在每当重新提出和开始贯彻时，就受到了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扰，特别是“左”的干扰。斗争的焦点常常是集中在一个“放”字上。在我们看来，“放”就是百花齐“放”，放社会主义的百花；当然，其间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少量的毒草和杂草，但这也并不可怕。有的同志却不是这样来理解的。在他们看来，百花齐放应当理解为百花齐“防”。半字之差，失之千里。一个完全是积极的促进文艺繁荣的方针，就被解释为一种完全是消极防范的方针。究其原因，就在于有些同志并不认为“双百”方针正是社会主义民主在文化思想领域里的一种体现，而把它错误地看作是某种策略上的权宜之计。在这种理解之下，又怎么可能造成科学文化战线上的生机蓬勃、百花争荣的局面呢！

因此，认真地坚持以“放”为重点的“双百”方针，为社会主义而放，为促进四个现代化的早日实现而放，热情地放，积极地放，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能不能站在时代前列，能不能够成为人民的歌手和号手的一个关键和保证。

我们认为，放的方针是一个全面的完整的贯串到底的方针。它和某些人所理解所实行的那种“放——收——打”的所谓“钓鱼”的方针，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前者肯定是一条走向文艺民主、文艺繁荣的方针；而后者必将是一条走向文化专

制、思想禁锢的方针，这种方针，多年来，已经使我们的文艺事业吃够了苦头了。有一种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说法，恐怕是值得商榷的，那就是：“要坚持以六条政治标准为前提的放的方针”。按照这种说法，在百花齐放之前，先要鉴别一下你是香花还是毒草。如果某个评定者认定你是毒草，那你就失去放的权利；只有当你具备了肯定可以成为香花的资格、符合六条标准这个前提时，你才可以“放”。这样的说法，恐怕是既不符合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又是事实上难于实现的。香花和毒草都是生活土壤中的客观存在，它们的放与不放，恐怕都不是行政命令所能左右的；何况有些被判定为毒草的作品，并不一定就是毒草。比如，二十年前赫赫有名的“毒草”《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经过历史的检验，不是已经恢复了它作为香花的本来面目了吗？这样的例子，何止千百。

发扬社会主义文艺民主，还存在着一个如何评定和鉴别文艺作品的问题。一部作品的成败得失和长短优劣，究竟是谁说了算数呢？换句流行的话说：谁是文艺作品的权威的评定者？是领导人、批评家还是人民群众？回答恐怕只能是这样：只有人民才是文艺作品的最权威的评定者。这个道理本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一切文艺作品又都是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的反映，同时又是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的，而广大人民群众又是一切文艺创作所要为之效劳的服务对象。所以，归根结蒂还要承认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的最权威的评定者和审查者。

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是不是会和加强党对文艺

工作的领导这样一条原则相抵牾呢？我看，这根本是属于两个含义不同的命题。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肯定是要不断加强的，但是难道有任何正确的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意志会发生根本的矛盾和对立的吗？任何领导人和批评家，只有当他们的意见和判断能够反映和代表人民群众的思想 and 利益时，他们才可能成为真正的评定者和鉴别者。

承认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的权威评定者，实际上也就是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为一切优秀作品常常可以被视为形象化的真理）。我们不能说只有人民加领导才能构成权威的评定者，正如我们不能说只有实践加理论才能构成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样，这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举例说，四五运动中出现的大量革命诗文，要由谁来评定和检验呢？回答只能是：人民群众。因为如果由某些“长官”来评定，那就只能作出《天安门诗抄》是反革命作品的荒谬论断来。这样的例子，又何止千百！

周总理关于实行文艺民主的号召，在十八年前，是切中文艺界的时弊的，就是在今天，又何尝不是需要我們认真对待的当务之急呢！自然，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文艺民主，指的是社会主义的民主，而不是任何其他范畴的民主。我们所要坚持的文艺民主，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只能是和基础相适应并且是能够促进生产力（包括一切精神生产）的发展的。我们提倡文艺民主，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解放艺术生产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使文艺更好地为新时期的光辉任务服务。一切对于文艺民主的曲解，一切企

图把我们的文艺民主引向偏离社会主义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社会秩序轨道的思想和行动，一定会遭到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摒弃和抵制。

对儿童文学青年作者的希望

胡德华

这次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儿童文学》编辑部、文学读物编辑室和中国少年报社联合举办儿童文学创作学习会，邀请全国几十位儿童文学青年作者来参加，我代表共青团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

一提到儿童文学，有些人就看不起，说它是“小儿科”、“小文学”，这错了。儿童文学不是“小文学”，恰恰是大文学，说它“大”，是有理由的。

理由之一是因为它责任重大。每个人都有童年。童年时代的启蒙教育影响深远。一本教科书，使爱迪生从小对科学实验产生兴趣，以后成了伟大的科学家；一个英雄故事哺育成千上万的英雄成长。这类例子多得数不清。在我们国家，少年儿童近两亿，这个数目字，相当于两个日本，四个法国。这么多的读者对象需要多少好书呵！而我们给少年儿童的书籍，一九七七年只有近二百种，平均每一百万人不到一种书，实在太可怜了。说是“书荒”、“奇缺”，都难以表达我国少年儿童精神食粮的饥荒程度。特别是当前，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搞现代化迫切需要各种人才，这就要求儿童文学运